燈火闌
山蟲鳴

深呼吸
一步一步
聽！那是誰的聲音？

光露營就很忙

揪團 X 上山 X 夜 · 生活

營火旁，參加 Outdoor cafe 活動的夥伴，今晚將體驗枕著厚厚的落葉，伴著山林入眠。這……也可以算是「客式夜生活」嗎？吸收都會養分長大的戴谷年，對客家有一套不同的看法，「大家說到『客家文化』這四個字，想到的都是很久以前的藍衫、斗笠，這確實是文化的一部分。但我覺得應該是，我是客家人，我以客家的身分，去體驗整個世界。」

專訪－戴谷年

採訪報導 / 林芳姵 ｜ 攝影 / 黎歐創意 ｜ 照片提供 / 戴谷年

戴谷年

花蓮客家人，畢業於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，現為登山嚮導、Outdoor cafe 戶外運動社團的主理人，也為「從古玩到精」、「拜請拜請伯公在哪裡」，兩個節目的主持人，並且主持過多屆 Camp de Amigo 露營音樂祭、生態教學等戶外活動。經營 YouTube 頻道「過期棒棒糖」，拍攝介紹露營日常及登山 Vlog。2017 年參加 GQ 大夢想旅行計劃，以車宿混搭露營的方式，進行一個月的橫跨美國之旅。

從螢光幕前，走入深山。

亮橘色短鴨舌帽、乍看一席專業舞者的率性裝扮，戴谷年精實削瘦的身影經常穿梭舞蹈比賽、活動主持、電視節目、夜店舞臺，甚至是滑板店裡；熱愛體驗生活的理念，讓不同身分在他身上形同勳章，棒棒堂男孩、流行雜誌總監、潮流跑步團隊 Amazing Crew 創辦人……，他在生活中極限跳躍，但印在他 T-shirt 上靠近心臟的彩色小字“Camp de Amigo“揭露了戴谷年近十年來不變的心頭好——露營。

「我很喜歡在戶外過生活的感覺，因為你一到露營區，紮好營之後就沒事做了，接下來就是要開始吃東西、睡覺，很簡單的事情，也是很開心的事情，我很喜歡慢慢做這兩件事。」一拿起手機就忍不住處理工作的他，透過走入山林，調節城市急促的步調，走久，反而離不開山了。

一個人爬山，一個人自問自答。
戴谷年：滿好聊的，跟自己。

回想最初入山的動機，戴谷年認為是出於一個「舞者」對自己身體的期待，在街舞領域裡屢獲冠軍的身體，能不能有不同的挑戰？他腦中浮現一個深刻的畫面，「大學期中考前幾天，有一個同學背著一個很大的包包，跟我說他要去登山。」一肩扛起家當的模樣，在戴谷年心中烙下一個字：帥。

首次爬山，他就感受到「帥」的重量，他一個人死活地把二十多公斤的裝備扛上山，沿路的感受卻美好的讓人無法自拔，原來帥是一種獨立。雖然登山是團體活動，但荷著背包、沿著山徑走的時候，誰也無法幫誰多走一步，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，在綿長的前行途中，很多個人的想法、問題還有答案，隨著腳步和心跳不斷浮現，他說：「滿好聊的，跟自己。」

他下意識迷戀山林，一頭栽進所有的時間和錢，直到繳不出房租、沒有錢吃飯，才發現，原來自己渴望在山路上，一直走下去。「我就想，可以登山，又可以工作，唯一方向就是高山嚮導，所以我就去考試了，就這麼簡單。」自此，戴谷年從體驗，成為領導，開啓了山林的不同面貌。

晚上，
待在山上，可能會……

2018 年，他創立「Outdoor cafe」，一個他絞盡腦汁，想納入餘生所有理想的登山品牌。嚮往成為在自然裡遊蕩的「生活體驗家」，Outdoor cafe 創建粉絲專頁發文、舉辦攝影展，用文字和影像，勾勒大家對山林的想像，等到粉絲們不再滿足於觀看，他就開始設計、安排體驗行程帶大家感受真正的野外。Outdoor cafe 每季活動都會變換主題，例如：登山安全、溯溪路線等，也提出「派對」的概念邀請城市人，透過品香、睡吊床、嘗試天幕扎營等方式，一窺山間的夜。

戴谷年：「我比較喜歡把自己放在自然裡面，完完全全接受大自然給我的直接感受。」

「黑夜裡，一點亮光就足以勾人。看星星的時候，也許你認得幾顆，你就會說『喔！那是獵戶座的腰帶，那很好認，那是夏季大三角』，好像在找東西一樣，然後你都找到了。如果看不懂，那自然就變很安靜，單純享受滿天星空。」

D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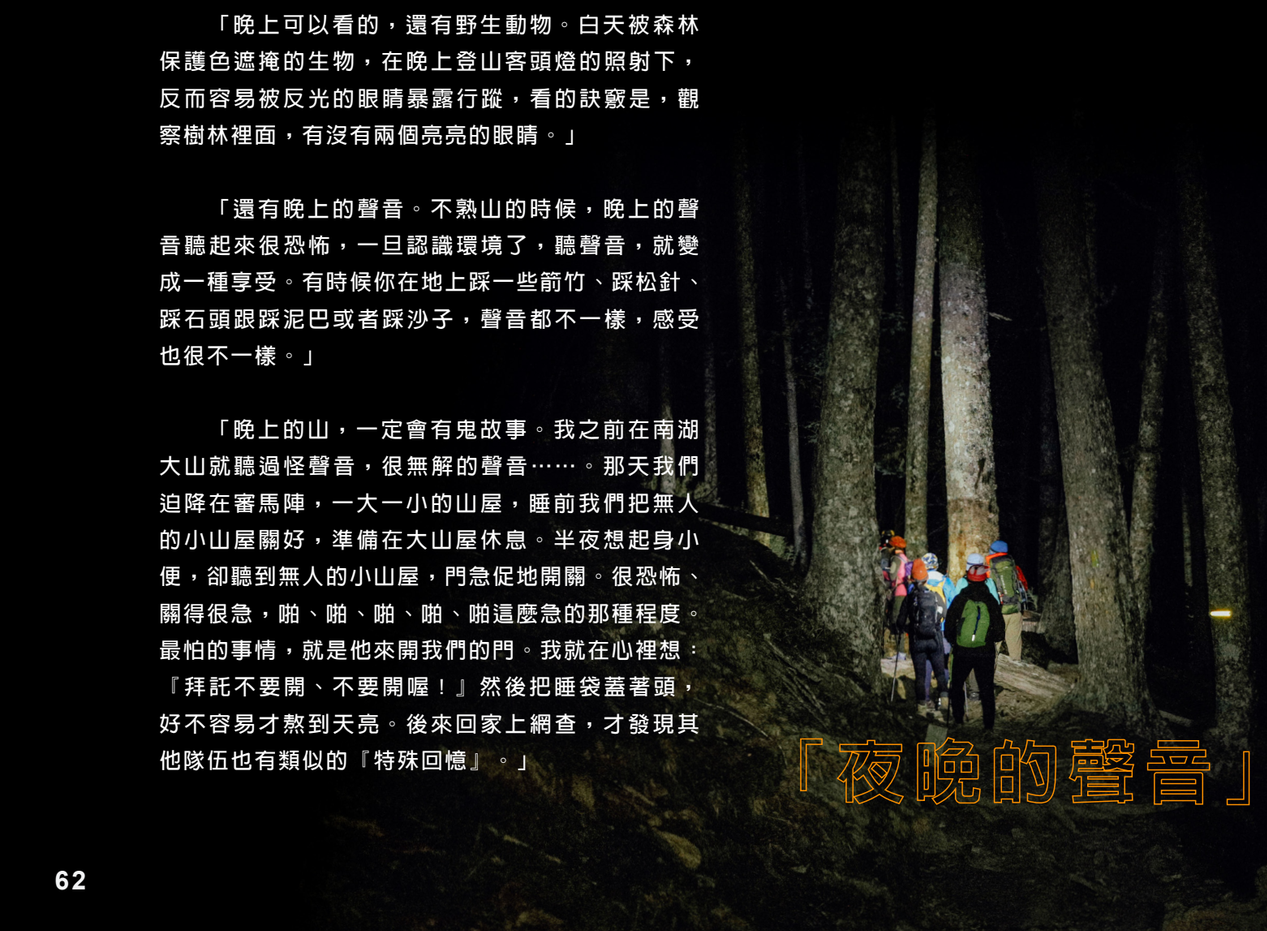
「看火」

「看火，也是戶外夜晚迷人的事情。在無痕山林的守則下，除了國家公園外，有些地方是可以生火的，我們都說生火是『晚上來看電視囉』，因為大家望著火，就可以一直看，看很久……。」

「晚上可以看的，還有野生動物。白天被森林保護色遮掩的生物，在晚上登山客頭燈的照射下，反而容易被反光的眼睛暴露行蹤，看的訣竅是，觀察樹林裡面，有沒有兩個亮亮的眼睛。」

「還有晚上的聲音。不熟山的時候，晚上的聲音聽起來很恐怖，一旦認識環境了，聽聲音，就變成一種享受。有時候你在地上踩一些箭竹、踩松針、踩石頭跟踩泥巴或者踩沙子，聲音都不一樣，感受也很不一樣。」

「晚上的山，一定會有鬼故事。我之前在南湖大山就聽過怪聲音，很無解的聲音……。那天我們迫降在審馬陣，一大一小的山屋，睡前我們把無人的小山屋關好，準備在大山屋休息。半夜想起身小便，卻聽到無人的小山屋，門急促地開關。很恐怖、關得很急，啪、啪、啪、啪、啪這麼急的那種程度。最怕的事情，就是他來開我們的門。我就在心裡想：『拜託不要開、不要開喔！』然後把睡袋蓋著頭，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。後來回家上網查，才發現其他隊伍也有類似的『特殊回憶』。」



「夜晚的聲音」

帶上客式巧克力（粢粑）
相約走一個客式登山行程……

在戶外過夜，最直觀的兩個選項，就是露營和野營。戴谷年享受露營區的悠閒、方便和緩步調，但一定要選的話，他更喜歡野營。「野營就是背著登山背包，在山裡過一夜，不管用什麼方法，睡吊床、搭帳篷、搭天幕，我覺得都是最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。」他定義的「野」，就是沒有收訊、沒有電、沒有現成的人造物，當暫時拋棄這些東西，就能重新找到最初、最原始的自己。

想起前幾年主持客家傳播基金會的節目「拜請拜請－伯公在哪裡」的時候，意外發現從小認識的伯公，在以農為本的客莊裡竟然比比皆是，甚至連一顆石頭，都有可能是伯公的化身。當初訝異於客家的迷信，如今他再思索，「其實這也算是順應自然的方式，我後來在想，也許我是有一些客家基因，所以才那麼喜歡山。」

爬了十多年的山，近年他才意識到，原來自己是臺灣戶外活動界的先行者。Outdoor cafe 經營下，他喜歡自己開發新路線，對北臺灣的登山行程如數家珍，「如果要走一趟客式行程，那就是馬拉邦山，客家人走出來的焗樟腦古道，附近還有一些露營區，有水有電又簡單，非常適合情侶或是全家人。」再請他推薦一個客式的爬山補給，他毫不猶豫地決定一定是粢粑，體積小、熱量高，可謂登山客的「客式巧克力」，花生粉一裹就好吃，用快速爐加小鐵架，蒸一下就沒問題了。

從舞者到登山，戴谷年一路爬、一直往前走，看到喜歡的東西，就一直撿、一直撿，全部放進包包裡。「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，一路去體驗。」他認為攀登的起點是跳舞，凡是雙腳走過的風景，都值得好好珍惜。現在的他，背著一個大包包，在山徑上，持續開拓感受。

「天幕派對」

天幕派對通常辦在兩天一夜的中級山，是一種半露宿的紮營方式，睡袋下枕著河床的砂礫、柔軟的泥土，或是厚厚的落葉，當身體逐漸習慣自然氛圍，喧嘩的大腦也會逐漸平靜。當下，我們融入身邊的場景，和身下的土壤一起，成為土地的一部分，等待隔日和曙光不期而遇。

戴谷年：「我們算是山林裡面的『特殊款』，因為登山客大部分都是在想，上山要吃什麼好吃的，晚上要來喝酒，但我覺得那個時代跟狀態的文化，體驗過就好了，可以換體驗一種新的方法。」

「吊床派對」

吊床是天幕的升級版。我是這兩年才開始習慣睡吊床，吊床是離地的，上面搭一個天幕，基本上是一個很乾爽的空間，所有裝備、背包都可以丟在吊床裡，煮飯聊天的時候，也可以當椅子坐。吊床有完整的包覆感，不僅少了翻身的噪音，更像一個蛹，安全感很高、很舒服。

客式露營的 100 種可能

登山的身體已經很累了，我期待除了仔細感受「累」的身體狀況外，也和森林一起沉靜，尋得心靈的撫慰和放鬆。品香的派對，通常配合野溪溫泉的行程，好天氣的晚上，我們各做各的事情，溪流旁、星空下，傳遞手中的檀香線香，分享時光。

「品香派對」